

· 高興華 ·

尋找殉職在中國大陸的 黑貓中隊飛行員遺骨記 (上)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國中情局C-130偵察機執行偵照任務時，在蘇聯領空被薩姆二式地對空飛彈擊落，飛行員鮑爾斯跳傘被俘，讓原本是最高機密的偵照作業計畫被迫曝光。鮑爾斯事件發生後，美國不再派遣C-130偵察機進入蘇聯領空進行偵照，並轉而將中國大陸地區列為首要的偵察對象。

對當時撤遷到臺灣的中華民國政府而言，共產黨統治下的紅色中國，是「被竊占，有待收復」的領土；因此，當美方提議合作，由國軍飛行員駕駛C-130型機執行偵照中國大陸的任務，而偵照所得之情報成果由雙方共享，我方高層很快做出願意合作的決定，且雙方簽署「快刀計畫」，以認可此合作模式。

在之後充滿凶險的任務中，共有五位黑貓

隊員被共軍的飛彈擊落，其中陳懷、李南屏及黃榮北等三人殉職，而葉常棣及張立義則被俘多年，經過一番人生曲折，在一九九〇年方得以自美返臺。有關於葉常棣、張立義等兩人的故事，這些年迭有媒體報導、專書詳述。

然而，殉職在中國大陸的陳懷、李南屏及黃榮北等三人的遺體，究竟葬在何處？在當年那個海峽兩岸劍拔弩張、嚴峻對峙之情勢下，沒有進一步的訊息可供查考。直到二〇〇五年三月，由當年參與擊落陳懷的解放軍地空導彈二營參謀（後為解放軍少將退伍）的陳輝亭，出版《飛鳴鏑——中國地空導彈部隊作戰實錄》乙書，才道出當時中共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下令，將陳懷埋在南昌市西北，一處長滿小松樹的山坡上，可是對李南屏與黃榮北的埋葬地點，並無著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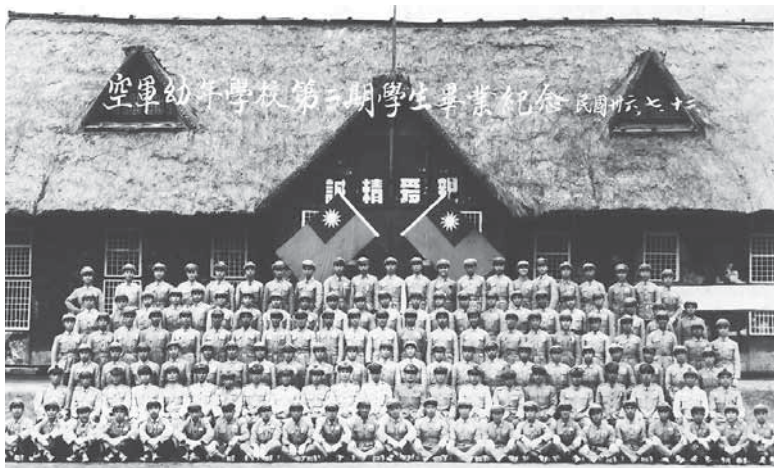
拜網路發達之賜，近十餘年來針對網路訊息進行瀏覽與分析，並經由電話、電子郵件及委託友人至現場查訪等方式，對三位殉職在中國大陸的黑貓隊員埋骨處，筆者對此有粗淺的瞭解，在此願與讀者分享。

一九六二年九月九日，陳懷在執行個人第四次以C-130型機偵查任務時，於江西南昌上空遭薩姆二式飛彈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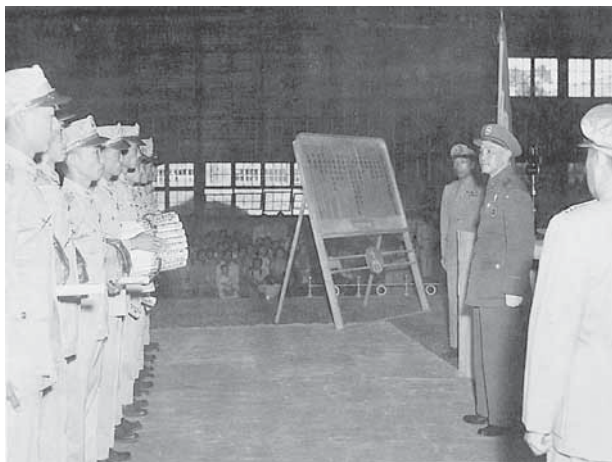
落，心臟中了彈片，血灑長空，殞落在母親曹雅存的故鄉江西南昌市（曹雅存娘家在南昌市新建縣曹會村）。文革時，陳懷因其「國民黨『蔣幫』高空偵察機飛行員」的身分，給他的家人帶來了噩運，紛紛被揪出來批鬥，甚至關入牛欄。好不容易熬到改革開放，外面世界平靜了，陳懷的三妹陳敏分別在一九九三與一九九六年，兩度從福州至南昌尋找長兄埋骨之處，一九九六年的南昌行，因有統戰部的介紹信，得以在南昌籍舅舅的陪同下，找到當年的一位殯葬工，對方告訴陳敏，第一次埋葬陳懷他有參



陳懷（後排右一）和母親及弟妹們合影於杭州笕橋。



空幼二期畢業照，陳懷為後排左十。



空官二十八期第一名畢業的陳懷（左一）。

與，但是下葬十天後，一支解放軍隊伍將陳懷遺體挖出運走，後來埋在何處，他並不知情，於是陳敏懷著惆悵心情返回福州，漫漫尋親路，幾多艱難。

二〇〇四年從空軍幼校校友季刊《蒲陽》上得知一訊息，幼校二期陳懷的弟妹在福州公布聯絡的方式，想徵求關於陳懷的任何圖文資料，準備撰寫紀念他們大哥陳懷的文章。於是

我開始走訪當年與陳懷有來往的空軍前輩、幼校及官校同學，蒐集他的圖片與文章，並於二〇〇八年九月初將找到的資料，燒錄成光碟片，寄到《蒲陽》季刊所公布的陳懷二妹陳楓位於福州的住處，但因後來撥打陳楓女士的電話均是由語音提示已停機，我擔心她否搬家了，因此打電話給《福州晚報》請求代尋陳楓女士，熱心的《福州晚報》刊登了尋找陳楓的新聞，並告知我處理情形，現在回想起來真是非常感謝該報社的幫忙。

《福州晚報》新聞刊出後，我終於和陳懷在中國大陸的親人聯絡上，

於是立刻將此訊息報告給認識陳懷的空軍老前輩們，他們頗感欣慰，囑咐我繼續保持聯絡。那年中秋節，接到了陳敏委託她女婿發來的電子郵件，才進一步對陳懷的身世與家庭有了更多瞭解，並體會陳敏兩次南昌行，尋找陳懷遺骨無功而返的遺憾與無奈。

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中旬，大陸海協會前會長陳雲林來臺訪問，得知他有臺中行，寫了一封請代為尋找陳懷遺骸埋葬地點的陳情信，委請熱心立法委員盧秀燕女士代為轉交，翌年農曆新年前某天，海協會副祕書長王小兵先生自北京來電，詢問了一些陳懷的事，告知陳雲林會長很重視我陳情信內容，將會妥善處理，希望放心云云。

二〇一〇年七月初，王小兵先生來電告知：「高先生，找到了，已將埋葬地周邊的雜草清除，能找到可是費了不少功夫。」我一再致謝後隨即致電福州，將好消息告知陳楓及陳敏，她們隨即和王小兵先生聯繫上了。後來得知，幾位自北京來處理尋找陳懷遺骸的人，帶著檔案由江西省方人員陪同，在南昌市瓊山公墓旁好幾個村落打聽，原本均無所獲，在進入青山湖區厚溪陳家村查訪時，有老者憶及「以前曾聽說村子裡某一戶人家的

孩童娃仔，當年曾目睹一個『美國人』被葬在一處小斜坡，亦有幾位老者接著提到「當年聽說附近小山坡上埋了一位『高個子老美』」，而當年那個目擊的孩童——陳賢初先生，被請去協助尋找時，他隨即指出小斜坡兩棵松樹旁，長了竹子的那個地方，就是當年「美國人」被埋之處。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十八日，陳敏和三哥陳東，在南昌市有關部門工作人員的陪同下，來到了那個長滿松樹的小山坡處，他們依照當年陳懷被埋葬時的目擊者，那個在不遠處養鴨子的當地人，小名娃仔的陳賢初所指出的位置，在陳懷埋骨處，獻上一束鮮花，全家人四十八年來日夜的牽掛，終於有了情緒的出口。

娃仔告訴福州來的陳家兄妹，自己當年是個十四歲的孩子，在附近一處小水窪中養鴨子，那天從樹叢中觀看工作人員挖坑並將遺體埋入，一件很特殊、暗色的怪衣服被放在坑穴的前面，讓他印象深刻。

陳敏之前曾向筆者提過，她聽到娃仔關於暗色怪衣服的描述，感到有些奇怪，我也對那件被放在坑穴前的怪衣服感到疑惑，為何如此？難道是陳懷經搶救無效死亡後，壓力衣也隨遺體入土？事後猛然驚覺，那件特殊



陳懷著高空壓力衣的彩色照片。

的衣服很重要，才又重新將遺體挖出，另葬於陳賢初所看到的地方，並將壓力衣帶走上繳，但事實究竟如何？已無從查考了。

二〇一二年清明節，陳楓、陳敏以及自美東趕回的陳楓之子蔡群，三人一同前往南昌市厚溪陳家村陳懷埋骨處，並付費請來陳賢初幫忙，協助將現場雜草枯木清除，闢出一條



陳懷的二妹陳楓（右）及三妹陳敏（左），與當年目擊陳懷第二次被解放軍葬在南昌市厚溪陳家村小山坡的陳賢初，在陳懷埋骨處合影留念。

簡易的便道，隨後將一塊一尺長、半尺寬的石塊擺放於埋骨處作為標記，並代表全體家人向陳懷獻花及追思。那次的南昌行，當堪告慰她們去世的父母親大人了。而福州陳懷的家人，目前仍在等候相關部門的批准，期盼能將陳懷的遺骸遷葬回其父母的墳塋旁，魂歸故里。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李南屏駕駛C-119型機執行第七次偵察任務時，遭部署於福建漳州的共軍地空導彈二營薩姆二式飛彈擊中，飛機墜落在龍海縣顏厝鎮洪坂村，共軍在飛機殘骸現場查看時，從座艙中已死亡的飛行員手上，取下乙枚刻有「葉秋英」名

字的金戒指，向上級通報之後，北京方面有關人員，詢問了前一年十一月遭擊落、生還被俘，當時被關押在北京空軍一特別處所中的葉常棣，方得知葉秋英是李南屏的太太，因而確定了已死亡的C-1飛行員身分。

在與陳懷福州親人聯絡上之後的兩個月，二〇〇八年十一月四日，在電腦中的「廈門網」上看到乙則新聞《臺飛行員偵察時被擊落四十四年來兒子一直找父親遺骨》。據廈門網報導，前黑貓中隊飛行員李南屏的兒子李仁捷，一九九九年赴中國大陸工作時，曾和來自四川成都的同事林強，談過其父親李南屏的故事，並希望能尋找到其父遺骨。

九年後，林強在中央電視臺懷舊頻道，看到一個訪談節目，採訪的正是在那場戰役中發射導彈的老兵，他突然想到九年前李仁捷所說過的這件事，於是林強開始在網路上發文，希望能找到更多的線索，訊息在網路上發出後，獲得福建漳州地區一些熱心人士的熱烈迴響，但是具體的埋葬地點，卻沒人說得出來。

我根據林強在網路上留下的電話及電子郵件帳號，和林強聯絡了好幾次，同時也和人在臺灣的李仁

捷通了電話，傳了一些與C-1、黑貓中隊相關的資料給他，但或許是他不想再讓臥病在床的高堂葉秋英女士想起當年悲傷的往事，因此他告訴我，爲了照顧年邁有病在身的母親，他暫時不考慮前往漳州探查。

我將這些訊息全部告訴與陳懷幼校、官校同學，並曾和陳懷、李南屏同爲十二中隊、四中隊偵察機飛行員，空軍少將退伍的鄒寶書將軍，老將軍告訴我，李南屏殉職後，葉秋英帶著孩子搬離桃園龜山眷村，從此沒有



李南屏執行中共對北越、中越邊境補給路線偵照及電子偵測航線示意圖。（圖片來源：《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

再和昔日偵察機的隊員及眷村鄰居來往，斷了訊息，他要我在日後若有進一步的消息，能馬上告訴他。

後來再和李仁捷聯絡時，李仁捷用電子郵件寄給我一封信：「興華兄，您好，意外地接到您的來電，並經由C-1的網頁進一步發現，竟然有人如此積極地整理著黑貓的故事。向公司查詢了E-mail遺失的問題，可能是Mail server的過濾異常所致，已向公司反映希望能夠盡快改善。民國五十三年七月七日父親被擊落時，我才兩歲又三個月，記憶中幾乎沒有父親的影像。雖然有幾張父親的相片，也只能經由小小的相片，幻想著父親寬闊的臂膀，爽朗的笑聲，或許還有溫厚的手掌。隨著C-1任務終止，黑貓解散，三、四十年前的政治氛圍，牽涉到情報機密的黑貓任務，一切諱莫如深。父執輩的叔叔伯伯們，黑貓圈內的不敢多說，黑貓圈外的所知無幾，即便是母親也對爸爸的工作內容不甚瞭解。爲了避免媽媽的傷心回憶，我和姊姊幾乎從來不在她面前提到父親的事。在成長的過程中，雖然知道父親是爲國捐軀的無名英雄，也只能將這分崇拜及孺慕之情深深藏在心底，在同學們的眼中，我只不過是個沒有爸爸的孤兒。童年的時光就在自傲

與自悲的情緒下度過。尤記得在上國中時，學校的心理測驗結果，連續兩次都是歸類為雙重性格，時而憂鬱自閉，時而瘋狂調皮。昨天剛剛過完了四十八歲生日，我也已是兩個孩子的爹了。對於父親的事情，經過了幾十年壓抑，已經習慣於低調處理，也因此當林強先生告訴我，他在中央電視臺看到關於當年擊落C-130的紀錄片，且忽然接到《廈門日報》記者的電話時，我選擇了沉默。父親去後六年，爲了讓這個家庭完整，母親改嫁了繼父，我非常感謝繼父對我們這個殘缺家庭的照料與支持，雖然對他的稱謂一直以伯伯相稱。然而當他於十年前病逝時，我心中真正感受到了喪父之痛。面對著衰老的母親，我實在不希望再用黑貓的往事劃開她傷痕累累的回憶。再次感謝您們的熱心，對於苦難中國的近代史，黑貓的故事的確不該被遺忘，但是對於已經被歲月癒合了的傷痕，也請莫再一次喚醒傷痛。」

收到李仁捷來信，覺得自己這些舉動似乎太唐突、冒昧了，因此，後來除了年節問候外，不好意思再打擾他們。

二〇一五年八月四日，我看到《



被中共紅旗2號飛彈擊落的U-2偵察機。（圖片來源：《空軍特種作戰史回顧》）

閩南日報》編輯楊西北的文章〈尋找C-130飛行員李南屏的歸宿地〉，他寫著：「上世紀中葉某年某日，到同學位在名為琥珀嶺的工作地方玩耍，聊天中同學告訴他，被共軍導彈打下來的臺灣C-130偵察機駕駛員就埋在附近，同學帶他來到一株荔枝樹下，樹前有一座不起眼的土墳堆，墳前插著一塊木牌，木牌上用黑墨汁寫著「C-130飛機駕駛員之墓」。

楊西北應該看過二〇〇八年林強發文提到李南屏遺骨的訊息，於是荔

枝樹下那座小土堆和那塊木牌，從他記憶深處慢慢浮出；因此，他約了當年的那位同學，在今年夏天某日下午，來到琥珀嶺查訪，半個世紀過去，當年偏僻的龍海縣九湖鎮琥珀嶺，已是車水馬龍了。離馬路不遠處的樓房主人，知道他們來意後說，在蓋房子時也聽說過有國民黨的飛行員埋在這裡，清理地基時，也有發現疑似的墳墓。樓房主人接著手指院子外，緊靠牆邊矗立著的一根高高水泥電線桿說，大概就是這裡，並向他們表示，日後假如飛行員的後人來了，如果有需要，他們願意配合。

看完這篇文章，我立即打電話給李仁捷，將楊西北的文章寄給他，和鄒寶書將軍與余建華教官（李南屏官校同學），年事已高的鄒將軍看完後，滿是感慨地與我聯絡，並希望我能瞭解李仁捷的想法。現居廣州的余建華教官，當年與李南屏同在十二中隊及四中隊擔任偵察機飛行員，兩家又是眷村隔壁鄰居，來往密切。他收到電郵後，從廣州打電話給我，表示若有需要，他可就近前往龍海市九湖鎮的琥珀嶺瞭解情況，兩位老人家懷念故友之情，未隨歲月而消失。當我再度和李仁捷談論此事之時，他說會慎重考慮，擇期前往琥珀嶺查訪。

（未完待續）